



## ● 張耀仁

一九七五年生。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。目前任教於政治大學等校。曾入選年度小說選、散文選。短篇小說〈貓，以及其他〉已由中華民國筆會英譯。著有短篇小說集《之後》、《親愛練習》。甫出版散文集《最美的，最美的》。

# 靜靜仰望

## 文學的每一瞬光芒

**女孩** 跑來問我說：在臺灣，寫作好像沒有辦法養活自己厚？

那時候，文學獎評審剛結束，整個會場來來回回晃動著人影，因而她圓眼且略帶蒼白的面孔、髮窠間的粉香，皆湧動著不確定的光痕，那許是日復一日不斷被意志拗折，不斷被「根本不知道學那些（知識）將來派不派得上用場」的校園生活搓揉再三，乃至褪色無感的單向度之人。

她當然不是第一個這麼發問者。事實上，所謂的「文學有什麼用」幾乎成為每一場演講、每一次座談必然觸及的命題，在那背後更直接的探問是：文學能不能賺錢？能不能成為職業？初始，面對這樣的提問，總覺得內裡有什麼被羞辱被損害了，但漸漸懂得，生活何其難，功利主義往往將天真吞噬撕裂。

然而，如果換個說法，把文學當作一個「陪伴」的概念呢？有一個夢一件事，一輩子隨身攜帶，使我們沮喪時感到安慰，空慌時感到充滿，盲目時尋見瑩澈，那不就是最美的最美的一件事了嗎？為什麼一件事非得要「有用」不可呢？按照夏目漱石的說法，「放心和真純，表示餘裕。餘裕，不管是畫、是詩、是文章，均為必須條件」（《草枕》），換言之，臣服於「現實」而無從打造全新世界的人，無非小看了文學，也看輕了創作如何巨碩。

「所謂文學，是將人存在中不可度測的一面推到極致。」上個世紀的讀書人班雅明這麼說。於是想起那些無論如何連一刻一秒都難以煎熬的夜晚，所幸，還有文學護持著我，致令生出無比的勇氣，一如此時此刻，我和女孩靜靜靜靜依偎，靜靜靜靜仰望著星空。

靜靜靜靜，靜靜靜靜目睹文學的每一瞬光芒。END